

文教资料



- 纪念石西民逝世一周年
- 李俊民研究资料
- 我国日记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
- 台湾作家高阳作品介绍
- 近年哲学社会科学丛书类述
- 明清小说研究信息

6 1988

纪念石西民逝世一周年

对一代名记者的最好纪念

姚北桦 (3)

西民同志周年祭

袁 啸 (4)

·石西民未刊文稿·

关于《新华日报》放在南京出版的决定问题 (7)

旧梦偶忆集 (9)

石西民诗抄 (11)

·石西民书简·

致唐弢 (二封) (17)

致蒋南翔 (18)

致王淮冰 (二封) (20)

致姚北桦 (23)

石西民年表 《石西民传》写作组 (25)

李俊民研究资料

李俊民小传 (42)

奋斗不息的李俊民同志 夏 溶 (43)

春风夏雨培土忙，一心为作“嫁衣裳”

——李俊民同志在上海出版界 牛马走 (49)

不要太性急 茅 盾 (53)

人与人之间 (节选) 李守章 (54)

关于日记学的探索——编者的话 (61)

我国日记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 陈左高 (62)

外国日记掠影	程韶荣 (70)
中外名人谈日记	寇广生 程韶荣 摘编 (71)
三十五种近代日记书录	丁 丁 (81)
日记研究文章选目	陈左高 寇广生 程韶荣 辑 (92)
• 台湾作家作品介绍 •	
高阳的历史小说	吉士云 (100)
高阳红学主要观点概述	吉士云 (102)
高阳著作简目 (附: 高阳部分红学论著目录)	吉士云 (106)
高阳简介	吉士云 (105)
“中国”古译名考	黄 龙 (109)
《杜甫诗史》答客问 (代前言)	金启华 (114)
读《汉书》诸侯王表札记	赵生群 (119)
非检索性文摘在社科文献检索中的作用	端木艺 (123)
近年哲学社会科学丛书类述	季忠民 (127)

明清小说研究信息

第一部《明清小说研究年鉴》即将问世 (143) 《西游记》研究中亟须克服的一种现象 (143) 《明清小说研究》今年第 4 期为论二三流作家作品专辑 (144) 《明清小说研究》选载和介绍晚清小说《新三国》 (145) 《有夏志传》、《山海经》双向考察的新尝试 (60) 吴恩楠《校注本〈红楼梦〉校补》述略 (146) 《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说 (148) 《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说 (122)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 (113) 台湾作家对传统小说版画插图的研究 (149) 从“代鬼作生活”到代人作生活 (151)

读者来信	(52)
本刊1988年总目	(154)

◁十二月五日报版▷

纪念石西民逝世一周年

对一代名记者的最好纪念

姚北桦 (3)

西民同志周年祭

袁 啸 (4)

·石西民未刊文稿·

关于《新华日报》放在南京出版的决定问题 (7)

旧梦偶忆集 (9)

石西民诗抄 (11)

·石西民书简·

致唐弢 (二封) (17)

致蒋南翔 (18)

致王淮冰 (二封) (20)

致姚北桦 (23)

石西民年表 《石西民传》写作组 (25)

李俊民研究资料

李俊民小传 (42)

奋斗不息的李俊民同志 夏 溶 (43)

春风夏雨培土忙，一心为作“嫁衣裳”

——李俊民同志在上海出版界 牛马走 (49)

不要太性急 茅 盾 (53)

人与人之间 (节选) 李守章 (54)

关于日记学的探索——编者的话 (61)

我国日记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 陈左高 (62)

外国日记掠影	程韶荣 (70)
中外名人谈日记	寇广生 程韶荣 摘编 (71)
三十五种近代日记书录	丁 丁 (81)
日记研究文章选目	陈左高 寇广生 程韶荣 辑 (92)
• 台湾作家作品介绍 •	
高阳的历史小说	吉士云 (100)
高阳红学主要观点概述	吉士云 (102)
高阳著作简目 (附: 高阳部分红学论著目录)	吉士云 (106)
高阳简介	吉士云 (105)
“中国”古译名考	黄 龙 (109)
《杜甫诗史》答客问 (代前言)	金启华 (114)
读《汉书》诸侯王表札记	赵生群 (119)
非检索性文摘在社科文献检索中的作用	端木艺 (123)
近年哲学社会科学丛书类述	季忠民 (127)

明清小说研究信息

第一部《明清小说研究年鉴》即将问世 (143) 《西游记》研究中亟须克服的一种现象 (143) 《明清小说研究》今年第 4 期为论二三流作家作品专辑 (144) 《明清小说研究》选载和介绍晚清小说《新三国》 (145) 《有夏志传》、《山海经》双向考察的新尝试 (60) 吴恩楠《校注本〈红楼梦〉校补》述略 (146) 《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说 (148) 《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说 (122)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伦理特点和发展线索 (113) 台湾作家对传统小说版画插图的研究 (149) 从“代鬼作生活”到代人作生活 (151)

读者来信	(52)
本刊1988年总目	(154)

◁十二月五日报出版▷

对一代名记者的最好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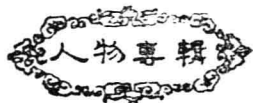
姚北桦

30—40年代，在我国新闻战线上出现了一批为数不多的名记者。石西民是其中之一。

西民同志自1936年到上海《申报月刊》做外勤记者，至50年代初期辞去南京《新华日报》社长职务，直接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到15年。但那是一个考验人、锻炼人、因而人才辈出的时代。不到30岁，石西民就以无畏的勇气，敏锐的观察，犀利的笔触和卓越的才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同行的赞扬，声誉鹊起，成为和范长江、羊枣、秋江、恽逸群等齐名的优秀记者。解放后的大部分时间，他服从革命需要改做其他方面的领导工作，但在熟悉他的朋友和同志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新闻工作者。

近年来，新闻界经常谈论一个问题：解放后我们有那么多报纸，有那么多同志长期献身于新闻事业，其中不乏既勤奋、又聪敏、确曾写出过“叫座”文章的优秀人才。然而40年过去了，为什么真正称得上“名记者”的人却寥寥无几？这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从多方面探寻答案的时候，我以为，对一代名记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成长道路作一番深入研究，恐怕是不无裨益和不可或缺的。

西民同志一生中曾两度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第一次未办成）。建国初期，又在发展南京和江苏的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迹。在西民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文教资料》，精心编选了一组石西民同志未刊诗文和生平事迹的材料，提供给有心人作研究的基础，我以为是很意义的。对于一个毕生奉献给革命、十年浩劫中九死一生、而在生命的终点却又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这恐怕也是最好的纪念。



西民同志周年祭

袁 啸

大文学家韩愈说过：“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我和西民大哥近50年的友谊，用韩愈的这两句话来概括他待人处世的一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石西民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从1939年认识起，在重庆相处七年，日本投降后，天各一方；建国以来，又在两地工作。待到他调入文化部工作，我也仅仅去看过他一次。只在十年浩劫的丧钟停歇，忧患元元们从恶梦中苏醒，我在干校被恩准“解放”，过了两年，西民也从监狱中释放时，彼此互庆余生，这才往来频繁。尤其当他体质日衰之际，我也经常犯心脏病，我们更以惜别的心情，争取更多的良晤。那怕是默然相对片刻，也觉得濡沫的友情，使一室生春。

石大哥！你只不过大我一岁，为什么就这样匆忙地撒手西去了呢？我看你身体日趋衰弱，劝你锻炼，你笑笑；劝你进药，你仍然笑笑；终日只是埋头于几案之间。我记得，当你受命于危难之际，你一再邀我同去分担劳务。我婉言辞谢了，并进而劝你珍惜余力，等待雾散云开，再踏征途。而你，又正词严地说：“正因为余力有限，我不能想得那么多了。我要报答党，报答人民。”面对你这种奋不顾身、无私无畏的勇气，我是惭愧的。

这使我想起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你拿着邵荃麟同志写的介绍我的信，极其仔细地问我从上海到重庆一路上抗日救亡的情况。你眉宇间时喜时忧，特别关于老家浙江，你更是殷殷询问。谈话间歇，我猛抬头看见邹韬奋同志的遗像，默

读着韬奋同志要求入党的遗言，我激动得眼眶湿润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只见你站起身来紧握着我的手说：“这是每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所必走的道路。”多么语重心长啊！我点点头说：“我愿步韬奋同志的后尘，为党献身！”

自此以后，我就在石西民和章汉夫同志指导之下，在重庆展开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活动，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座谈会（前者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后者以梁希先生为首），广泛吸收社会名流和大学教授，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活动和时事座谈。皖南事变前后，我因多次采访马寅初先生被软禁的消息，为鹰犬跟踪，其势不得不离开重庆，我找西民同志诉说我去延安的决心。西民约了汉夫同志共同传达我党的“隐蔽精干，蓄积力量”的政策，剖析时事，说服我一定要留在四川，一旦时局恶化，准备转入地下继续办报。他们对我反复开导，情深谊切。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终于使我心悦诚服地留了下来。尤其是长者风度的西民，言词之诚恳，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日本投降后，我调职到湖北宜昌。我赶赴重庆，匆匆见到了西民。他高兴我的调动，说：“宜昌是水陆重镇，你到那里，希尽可能协助做好报馆职工及其家属们的疏散工作。”又说：“后会难期，要善于独立作战，到处撒点革命种子。”直到1950年，他来北京参加新华社的全国会议，我们又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不修边幅，和善可亲，仍然是一个长者。

西民的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不谄过，不矫饰，不矜持等优秀品质，正是我钦佩他、喜欢他，由此而建立起深厚友谊的基础。所有和他共过事的人也大都由此同感。我平生最厌恶伪君子和“教师爷”那种道貌岸然，一副训导面孔，动辄原则，张嘴主义的样子，我欣赏戏剧大师汤显祖的名言“一生爱好是天然”。西民正是这种性格。

但使我惊奇的是，他调到文化部以后，我拜访他，多年未见，

见他跟从前有些不同，便直言奉告：“西民，怎么你身上也染上了官气？还能接近群众吗？”他听了也觉吃惊，说：“是吗？我不觉得啊，你提得好，我一定改！”语气坚定又诚恳。我笑着说：“你这样从谏如流，你还是我的大哥！”

我们在晚年相聚的日子里，大概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了吧，话题之多，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然而话题转来转去，总是落到党风问题上。我们曾谈到一位老同志，他突然问我：“你看他有没有‘党’气和‘官’气？”我说：“此人一点也没有。”他大笑起来，说：“这位同志老是自卑，总觉得没有去过延安，气味不够正统。你过去不是批评我有‘官’气嘛？其实我是去过延安的。”我说：“延安作风也要作具体分析，落到每一个人身上，更要具体分析。”他说：“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批评、团结，这些都是好作风；搞个人崇拜，却是亡党亡国的邪风。”

有一次，我从杭州回来，他问我对西湖的观感，我只着重说了岳武庙重修的经过，并且把我所写的几首观感诗给他看。其中有一首是：“冤莫大于三字狱，反戈一击苍生欲；风云变幻走龙蛇，功罪千秋如转烛。”他看了以后说：“你责备岳飞的愚忠，可是当时他如果造了反，恐怕今天就不会受到人民的香火了。”停了一会，他又说：“我也有愚忠。关了我八年，走出监狱，根本不知秦汉。不久又叫我工作，我带着一腔对党报恩的心情刚刚走上岗位，风云突变，作了傻事，而又无法诉说，只有自责。”我说：“听说你又受了很大冤屈。”沉吟一会，他说：“受冤屈的人多哩，我这点算什么？”

坦荡，真诚而又深沉的谈话，使人如见其肺腑！他带着自责和病痛，果真贡献了他最后的余热离开了人世。

西民为党工作了50余年，一贯勤勤恳恳，人皆见之。他从不表功，也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十年动乱中，即使在威逼利诱下给人写证言，也从无一句不实之词。这样一个志行高尚的至诚君

关于《新华日报》放在南京 出版的决定问题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国国民党当局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提出，最后经国民党最高当局同意，于1938年1月在汉口公开出版。中共中央还为《新华日报》的公开出版向全党发布过《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指示中指出：

“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

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同志，生前竟还遭到某些人的物议，这是不公平的。这使我想起韩愈说过的另一段话：“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

石大哥！你完全可以安息了！

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

我引用中央文件是要说明，《新华日报》是党中央办的党报。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原先的《解放》杂志在延安改为《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可是，常见有人说《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关报，这并无根据。《新华日报》当年在国内国际所起的宣传作用，也显然与解放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有所不同。

在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决定将《解放日报》（因自卫战争中，党中央撤出延安，《解放日报》停刊。中央到西柏坡以后，逐步形成以原来晋冀豫解放区机关报《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这个有光荣历史的报名，用于解放后中国最大、最有革命光荣历史的上海市。将在国内国外有很大影响的《新华日报》报名用在原国民党政治中心的南京市。这一情况，我是从周恩来同志1946年4月下旬（南京刚刚解放）某日招待一批知名文化界人士的谈话和宴会上，听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当时被邀请的人，都是马上要南下去上海、南京工作的文化界人士。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是否周恩来同志曾交待我，将这个决定直接向刘伯承、宋任穷等同志汇报。而后来主持上海《解放日报》的范长江同志是我们一起参加谈话和宴会，一起乘饶漱石的专车南下的。

我的记忆相信不会错。事实上，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两个报名同时放在上海、南京，这本身就证明，只能是党中央的决定。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旧梦偶忆集

编者按：石西民同志在1984年秋开始写作《旧梦偶忆集》。从题目看，作者是计划以笔记体写出自己一生中值得回忆的所见、所闻、所感，实际上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经验总结。可惜只写了三则，即因病辍笔。这是作者的一大憾事，也是读者的一大损失。

大跃进与搬到工人新村住

1958年大跃进，不仅生产事业上大搞主观狂热，即在思想、意识、生活诸方面，斗争也甚激烈。所谓大扫官、暮、骄、娇诸气，一时狂风四起。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带头，立即搬家，从洋房搬到东庙新村与江南造船厂工人住宅联在一起的工房中去住。第一书记带头，书记紧跟，我等自然不敢落后。东庙新村在市南郊，我早出晚归，住了几个月，从未交上一个工人朋友。有时清晨向东走去散步，经过许多工人同志的住处，因无熟人，也是看看穿门而过。这说明住房搬到一块去，生活仍然没有联系，反而多了每天上下午二次上下班的长车队风驰电掣而过。

陈毅同志来沪，曾在几次闲谈中表示对上海做法有不同看法。但是他说得很委婉，说：你们搬去与工人同住，我看值得研究，不过，我不愿来干预你们的内政。他不赞成这种形式主义做法，是显而易见的。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干部大概在东庙住了一年多，到1960年又搬回市内住了。

大跃进风刮起来的一点体会

1958年的大跃进飓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在上海是在领导人已瞭然于党的领袖有鼓动性的一些言行之后，即由在家看守的书记发通知部局干部，于是日晚上12时开会，作传达部署。为什么要深更半夜开会？这就有一点妙用在里面，真是所谓先声夺人，制造紧张局面。

另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号召各机关各工厂学校干部群众写大字报，一个人写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张，报纸上宣扬全市大字报已写了多少亿张来加以煽点。据当时经验介绍，一个人写几张大字报，则不触灵魂，不痛不痒；连夜写下去，写了几十张几万张则头脑越来越热，劲头越来越大，越写下去，本人就狂热起来了。过去不敢想的事，现在真的是敢想敢说敢做了。由于人一旦狂热起来，毛泽东同志的片言只语一下子就变得有神效起来了。敢想敢说破除迷信，确实起了一些创新的作用，但是更大更多的是害人的浮夸风与劳民伤财。写大字报写出一个干劲，倒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所谓“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例，要使一些年轻人狂热起来，手法确实是很高明的，可惜于事无补而多害呀！

陈毅同志路过涉县西戌

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前往参加。会后陈毅同志途经涉县西戌新华总社与陕北广播电台所在地参观并作了一次报告。陈老总妙语连珠，性格坦率，他当时讲在山东战胜蒋介石重点进攻的艰难情景，至今历历在耳。敌人围剿，天又下雨不停，大小河流涨水，战士指挥员都是艰苦万分。山区房屋木板烧尽，湿衣长穿不换，一位司令员骑马过河，因无裤而无法行动。其狼狈如是。从中亦可见粉碎重点进攻之不易的了。（下转第17页）

石西民诗抄

说明：石西民同志不是诗人，亦无意做诗人。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到晚年，抒怀明志，时有吟哦，其中颇多佳作。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其生平、思想，本刊特选载他的一部分诗词（大部分生前未发表，系根据手稿整理）。

赠 别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作）

莫道深情似醉，
除夕恰逢离别。
万里云山，
何处是甜乡乐阙？
夜正黑。
但长虹在手，
壮志不灭。
看中华儿女斩荆棘，
热血头颅抛掷处，
旭日东升急。
待重逢，
共饮三百杯，
试比谁英杰！

〔自注〕

送别毕朔望。皖南事变后，（重庆新华日报）报社同志纷纷离去，朔望将远行。我们同在编辑部工作，夜深编报之余，写下这一首歪诗《赠别》。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月30日。注为作者后来整理诗稿时所加）

访友人

(一九六四年广州梅花村)

畅谈不觉日迟迟，鸟唱梅花窗外枝。
闻道每惭胸臆塞，听歌犹觉壮心驰。
文章事业如鹏举，风雨姑苏入梦思；
沉醉江南云外客，红楼依旧昔来时。

〔自注〕

一九六三年三度赴粤，访王匡寓东山梅花村。

狱中吟

之一

消息无端久失闻，何曾垂老畏风尘；
方思秋壑开红叶，定卜春郊遍绿茵。
此际胸怀尤胜昔，当年战友倍相亲；
两间劫历三千数，始见金刚不坏身。

(一九六九年)

之二

酷喜悲歌慷慨声，龙泉三尺夜犹鸣，
意横敢顶千钧压，霹雳应效万蛰惊。
富贵浮云难入梦，江山妩媚总关情；
欢娱每自沉哀始，此意从来未易明。

(一九七二年)

酬“古稀余孽”^①

(一九七八年九月朝阳医院)

住院四月，一旦分别，承赐玑珠，岂可不答。胡诌数语，共此相忆。

燕岭不能歌，晚话不准说；
寂寂黄叶村，零落剩余孽。
江湖多风波，十年久隔绝；
珍重更加餐，走路勿迷失。②
“随心所欲”翁，童心不可灭。

〔自注〕

①廖公沫沙自称。

②同住医院，常一起外出散步。廖公常常迷途。

赠别南京诸友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秣陵风雨忆华年，卅载重逢发已斑。
往路崎岖盐车负，征程绵邈铁肩担。
中流慨慷歌祖述，椽笔酣挥补旧天。
且喜金陵才俊健，晚晴人重劝杯干。

重读“文革”印发之“罪证”

与“检查”有感

（一九八〇年三月）

之 一

二十年来鬼人妖！
沐猴冠盖几京华。
方今酸甜苦辣成过去，
老眼昏灯重看“罪证”与“检查”，
心底如潮！

之 二

桃源本无处，路迷亦笑谈。
可叹世间人，只知避秦汉。

留得这本帐，偶翻可养神；
修行自有道，学作苦劳民。

〔按〕此诗题在“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1967年6月编印的《建国以来文化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纪要》封面上。

之 三

魑魅魍魉顿得道，
都成人师表。
可笑轻薄少年人，
利欲熏心受宠爱横行。
喷气式，跪埃尘，多少白发人。
宛似西游记里一唐僧，
多少妖魔想吞吃，为长生！
难怪声声斥责“永世不翻身”！
可惜大树不成荫，
打砸抢，臭名声！
威福顿时成画饼，
一朝天子一朝臣，
美梦总难成。
十年猴戏毕，
银铛入秦城。
万民齐欢唱，
愿作太平人！

〔按〕此诗题在“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1967年编印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罪行资料汇编》封面上。

贺 新 郎

赠广州战友（一九八〇年秋）

往事从头说。卅年来，云天相隔，几番风雪。握手羊城诚非易，